編者按

同頻共振正 在日常生活中發生 文 今期 場 文化

深港同根三萬年 第一次眺望香港是一九八六年,那年我來 深圳文錦渡海關採訪,在海關朋友的陪同下, 走到文錦渡橋頭朝南望去,一輛接着一輛高大 的貨櫃車排着長龍,來往在文錦渡橋上,十多

米開外,那就是香港。

第二次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我再次來深 圳採訪,當年文錦渡海關的朋友調到羅湖海關 工作,他領着我來到羅湖橋頭,看着那如過江 之鯽的人流穿行於羅湖橋上,每一位進出香港 的人,都行色匆匆的,這是我第二次看香港。

也是這次在羅湖橋頭,我的朋友對我說 「小楊,來深圳工作吧,深圳需要像你這樣的 人。|那時,我還叫小楊。

一九九二年元月我就來到了深圳,在一家 報社工作。

一九九三年四月,我第一次去香港,當時 給我留下最深的印象,就是無數抬頭落帽的摩 天大樓,和就是到了午夜,街頭也是摩肩接踵 的人群。

一九九六年底,報社建了一棟公寓,我分 在二十三樓,書房的窗外視野所及就是一條如 練的深圳河,而河的南岸就是香港,我幾乎天 天都在看香港。

二〇一三年我搬到南山居住,書房窗外的 遠處就是深圳灣,對岸仍然是香港。

二〇二二年,我來深圳已經整整三十年 了,小楊已經變成了老楊。老楊就想為深圳寫 一本書,以表達我對這個城市的感情。從何着

筆, 望着窗外深思, 眼睛裏出現的仍然是那一 條如練的深圳河。

腦海裏就浮現出一個念頭,三十年來,無 論在深圳與香港,首先見到的都是這條河,因 為它連接着深圳與香港。如是,我的書就着筆 於這條河。

其實連接深圳與香港的不僅是山水,更重 要的是血脈,因為深港同根。

有一個重大的考古發現,被今天的人們漸 漸地淡忘了。

二〇〇三年初的一天,有一位名叫黃虎的 香港人,在西貢企嶺下海的一個無名海灘釣魚 時,偶然發現沙灘上的幾塊石頭有點奇特。黃 先生是學考古的,他立即拍了幾張照片發給大 學學弟、香港考古學會副主席吳偉鴻鑒別。

很快,香港考古學會與中山大學嶺南考古 研究中心組成了聯合考古隊,於二〇〇四年底 對無名海灘上的一個叫黃地垌的緩坡進行考古 發掘,竟然發現,這兒是一個舊石器時代中晚 期的石器製造場。

通過光釋光測年技術測定,黃地垌出土的 第一層石器,距今竟然有三萬五千年至三萬九 千年,也就是說,我們的先人,至少在距今三 萬多年前就已經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生活了。作 為舊石器時代晚期石器製造場的「黃地垌遺 址 | 的發現, 一舉把深港地區乃至珠江三角洲 的人類活動史,向前推進了三萬多年。

在史前的漫漫長夜裏,這群遠古先民究竟

在深港地區經歷了怎樣漫長而劇烈的滄桑變

「黃地垌遺址」所在的香港西貢企嶺下 海,位於大鵬灣西岸。

大鵬灣是個U型海灣,東岸是深圳的大鵬 半島,西岸是香港的九龍半島,在颱風頻繁造 訪的南海之畔,這類一年中大部分時間風平浪 靜的亞熱帶淺海灣,既便於日常漁獵,也利於 躲避颱風的侵襲,自然成了與大自然對抗時, 手無寸鐵遠古先民的伊甸園。

而在大鵬灣東岸北岸的深圳,先後發現了 咸頭嶺、大梅沙、小梅沙、上洞、大黄沙等新 石器時代中期的遺址。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 是在大鵬灣東岸發現的「咸頭嶺遺址」。

這些考古發現,至少在三萬年前,深港的 先民就在這片土地上生活,這是我們共同的

而連接我們深圳與香港的深圳河,其實它 的歷史並不久遠,在古南海水海侵海退的歷史 長河裏,至少晚至北宋末年,今天深圳河幹流 的羅湖、福田和香港新界,大片低地仍在海水 之下,或者是潮來潮往的淺海灘塗。至南宋、 元兩代,連年戰亂引致的南下移民蜂擁而來, 大規模束塘築田之下,深圳河岸線急劇收縮。 明清時期,海退加速,吸引了更多拓荒者進 入,形成了一個人進水退的正循環。於是,時 間和空間聯手,自然和人工合力,終於將現代 地理學意義上的深圳河推進了蜿蜒史冊。

然後,它緩緩地經過千年的流淌,這條名 不見經傳的河流,卻被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弱肉 強食的歷史潮流無情地裹挾着,奔騰流進了驚 濤拍岸的二十世紀,宿命般地成為風雲變幻的 中國近現代史的記錄者。

於是,我所落筆的深圳河因連接着深圳與 香港,寫着寫着,原來想寫一本深圳歷史的 書,就變成了深港歷史,它的首章即為「深港 同根三萬年 | ,它的書名也變成了《奔騰的深圳 河:一條河,兩座城,中國與世界的相遇》。 因為,深港不僅山水相連,還血脈相通。

深圳河,既是一條自然存在的河流,河的 兩岸牽繫着深圳和香港世代黎民百姓,見證着 他們的悲歡離合;它更是一條歷史的河流,今 天緩緩地流進了深圳灣,匯進了「粵港澳大灣 區丨,深港以及珠三角的人民,來共同建設我

這就我一個作家所看到的深圳和香港,我 的書也結束在一個未來的「灣區之光」裏。

楊黎光



中國作協報告文學委員會 副主任、廣東作協副主 席,第一、二、三屆魯迅 文學獎獲得者。出版有 《楊黎光文集》十三卷 等,在香港出版有《粤 商》《奔騰的深圳河》。

文學雙城記

從歷史上看,香港與深圳都是兩座 後發的大都市。深圳尤其後發:一九七 九年三月,改寶安縣為深圳市,一九八 ○年八月,建立深圳經濟特區,這才步 入城市建設發展的快車道。

我第一次去香港,尚在一九九三 年。彼時去香港是「過路」,目的地是 星馬泰及越南。我當時在南昌大學中文 系任教,此前參加過一次世界華文文學 研討會,結識了一些東南亞華文文學作 家,故而得機跟着深圳的朋友首出國 門。朋友出國經商,我則跟過去回訪在 會上結識的文學圈的華人朋友——準確 地說,這些東南亞的華文作家朋友,亦 商亦文,譬如泰國的司馬攻、孟莉,馬 來西亞的陳春德,新加坡的黃孟文。我 給他們都做過專訪,述說他們在海外堅 守華文教育、堅持華文寫作的艱難。現 如今司馬攻、陳春德皆已故去。三十年 之前的訪談,卻歷歷如在目前。

因來去都走香港,我對於香港的文 學界所知不多,一直引以為憾事。心想 何時到香港參加一些文學活動,結識一 些香港的文學圈人士才好啊!

待得我一九九八年底自南昌大學調 入深圳大學任教,此事如墨落紙,逐漸 洇開了。

記得第一次受邀去香港參加文學活 動,大約是二〇〇〇年,一場文學活 動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受邀的內地嘉 賓比較多,主辦方組織得井然有序,提 前很長時間,就有幾次信函往返,以為 確認。給我最深印象的不是內容——天 長日久,內容不復記憶,而是「議事規

則」:主持人宣布每人發言六到八分 鐘,提前一分鐘會有鈴聲提示。到點鈴 聲再次響起,講者即便沒講完也得交出 「話語權」。此畫面為何給我留下持久 的印象?概因我在內地無論是在鐵路工 作過的火車站,還是大學、報社、機關 開會,幾乎沒有遇到過主持人控場(時 間)的經歷——或許以為那是不禮貌 的。殊不知,那種汩汩滔滔、漫無邊際 言說之人,恰恰是對其他與會者的不尊

那以後,參加過潘耀明、張詩劍等 朋友舉辦的香港、深圳兩地作家的交 流、座談等活動,有些活動就在一年一 度的香港書展期間舉辦,給炎炎夏日帶 去一抹書香的溫潤與清涼。猶記得一個 細節,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深圳接到一個 陌生電話,電話是一位我上個世紀八十 年代在江西大學教過的成人班的學生打 來,他太太曾是南昌鐵路醫院我女兒的 接生醫生,他們全家後來移居香港。他 在香港一份報紙上,讀到一篇我的文 字,講的是山西應縣木塔的過往。於是 我倆相約在深圳見面喝茶。一晃跟他未 能再見,又過去十多年了。

再後我陸續結識了香港《文學世 紀》的主編古劍,《城市文藝》的主編 梅子等。《文學世紀》主要刊發評論, 我是在珠海偶遇古劍的,在他手裏刊發 過《千江有水千江月——白先勇小說的 美感特徵》等華文作家的評論。珠海之 後卻沒有再見古劍的機會,前不久得知 他病逝在家中的消息,聞之愀然。梅子 交往了多年,因他評論家的身份,請他

過來深圳做客我擔綱策劃兼主持的深圳 書城晚八點周五書友會(現改為「文學 談|),他講過香港老作家劉以鬯、舒 巷城、黄碧雲等,得以讓深圳作家了解 香港文學的過往。至於有「律政詩人」 之譽的古松,曾請來深圳大學給學子們 講過不止一次「法律與文學」,他的作 品解讀與幽默感,有效調劑了法律門檻 的森嚴底色。黃燦然則不僅是香港詩 人,還是翻譯家,請他做客深圳講壇, 無疑打開了一扇了解各類優秀詩歌的窗

我參與策劃的深圳福田圖書館「穿 越世紀的目光 | 活動,每個季度解讀-位華語界健在的文學或文化長者,在解 讀的香港文化大家裏,就有饒宗頤、劉 以鬯和金庸等,還有白先勇、王鼎鈞等 名家在列。香港科技大學教授、評論家 劉劍梅,香港浸會大學教授、作家葛亮 都來做客過此地講壇。

二〇一七年,我參與策劃過深港兩 地「首屆深港兩地文學作品書評作文 集」,此次徵文,面向全國徵集評論深 圳、香港兩地作家作品的評論,收到數 百件作品,優選作品除分獲一二三等及 優秀獎之外,還結集出版了厚厚一卷 《蛙聲集》。書名取自辛棄疾的「稻花 香裏說豐年,聽取蛙聲一片」。

甲辰夏令已到,我們期盼聽到深港



雙城更多更美更嘹亮 的文學蛙聲。

深圳大學文學院教 授,一級作家。

維港的夜晚

李可君

前幾日,朋友約看電影《九龍城 寨之圍城》,影片濃濃的港風味道,勾 起許許多多的回憶。

對於深圳人來說,香港不僅是旅 遊勝地,更是一個近在咫尺的鄰居,我 喜歡去,而且經常去,獨行或訪友或一 餐飯菜,只為感受維多利亞港璀璨的夜 晚和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浪漫。

我第一次到維港是很多年以前, 距離現在已有二十多年,參加著名詞作 家黄霑先生的一次聚會。那時候黃先生 常來福田的田面村老舍茶館客串主持, 偶然相識後,常在一起飲茶交流。還記 得當時過港手續比較麻煩,安檢很嚴 格,需要很長時間。

聚會的場所就在維港附近一個非 常雅緻西餐廳,不過現已不復存在了。 席間眾多名人雅士,還有幾位當紅明 星,大家推杯換盞,輕歌曼舞,讓我這 個「小白」大開眼界。當我迎風站在維 港廣場,放眼香江,不禁由衷讚嘆東方 明珠的繁華盛景。

維港兩岸的高樓大廈燈火通明, 璀璨的霓虹燈閃爍不息,如同一條流動 的絢麗彩帶,勾勒出了這座城市獨特的

左岸是現代化的中環,右岸是充 滿歷史氣息的尖沙咀。中環的摩天大樓 閃爍着現代金融的繁華,而尖沙咀的老 街巷則訴說着歷史的變遷。每一棟建 築,每一條街巷,都有着自己獨特的故 事。這種文化的碰撞與融合,給了香港 獨一無二的魅力,也讓我深深着迷。

如今,黄先生已駕鶴遠去,留下 滿世界的滄海一聲笑。

隨着時代的發展,一衣帶水的兩 座城市,在香港回歸之後更加親密。隨 着通商口岸的相繼開通,交通更加方便 快捷,去的次數愈加頻繁。但每一次我 都要在夜晚的維港小憩一下。有一次, 我遇到了一位在維港邊「賣藝」的年輕 人。他拉着一把小提琴,琴聲悠揚婉 轉,吸引了不少遊客駐足。他告訴我, 他從小就夢想成為一名音樂家,但現實 的壓力讓他不得不選擇在這裏「賣藝」 維生。儘管如此,他依然沒有放棄對音 樂的熱愛,每天在維港邊演奏,希望有 一天能登上更大的舞台。

他的故事讓我深受觸動。維港, 正是這樣一個地方,讓無數追夢人找到 希望和勇氣,繼續追尋自己的夢想。

維港的夜晚,不僅僅是過去的回 憶,更是未來的希望。河套在這片繁忙 的水域,每一天都有新的故事在發生, 每一晚都有新的夢想在起航。作為一個 深圳作家也經常赴港參加香港文友們的 筆會,老師們熱情好客,作品豐富,精 彩。特別是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潘耀明先 生,為深港兩地的文學發展作出很多貢 獻。我為香港和深圳的緊密聯繫感到自 豪,也為這片美麗的港灣感到驕傲。

我相信,無論未來如何變化,維 港的夜晚依舊會是那麼迷人,那麼動 人。它將繼續見證無數的愛情、夢想和 希望,繼續書寫屬於這座城市的傳奇。

維港的夜晚,是一首永不褪色的 詩篇,是一幅永不落幕的畫卷。每一次 站在它的面前,我都會感受到一種深深 的感動和溫暖。



李可君

唯美浪漫主義詩人、 作家,代表作長篇小 說《大海深處》《情 逝》,詩集《許你一 個季節》等。

下筆寫香港

我去香港次數並不太多,要麼陪家人觀光,或跟同事公 幹,每次相隔都有好幾年,每次去都有有趣難忘的體驗,回來 都會說上好久。

數次香港行,也親歷了赴港手續由繁而簡的漸變過程,諸 多的「第一次」,成為美好的記憶庫藏:第一次去剛開業的迪 士尼,處處「排隊」又累又驚艷,第一次「泛舟」維多利亞 港,置身影視畫報裏的「維港風情」,為了仰拍,相機差點掉 進海裏,第一次在銅鑼灣街頭迷路,得到香港路人熱情周到的 指引,港人街頭文明果然名不虛傳。

因有親友在香港工作生活、求學讀書,日常中更是少不了 撥動香港這根「弦」,關口接人送人,更是常事。從外地來深 圳,三十年來與香港毗鄰而居,對深港雙城的密不可分,自然 深有體會。

二〇二三年,我的長篇小說《過關》由深圳出版社出版, 這是一部深港雙城題材的作品,也是我第一次在小說領域「下 筆寫香港」。寫這部小說,緣起於一次在羅湖黃貝嶺與朋友的 小聚,朋友講起他們公司一位喪偶的清潔工阿姨,閒暇玩手機 「搖一搖」,搖到一個「附近的人」,竟然是對岸香港的老先 生,兩人有了往來,大家都不看好這一對「老齡單身」男女之 時,他們牽手結婚了。無意的講述,燃起了我把它寫成小說的 念頭。然而,儘管真實發生,這個故事卻顯得過於「離奇」, 如此意外又令人艷羨的愛情故事,應該還有更多世俗內涵,也 有更富於文學意義的呈現方式。接下來的構思,調動了我的三 十年深港觀察,雙城記憶,許多熟悉的人事地理印象和社會風 情,進入了《過關》的世界裏。小說的男主角張教授,是位香 港退休學者,和深圳黃貝嶺一位物業阿姨相識、相愛,「拉埋 天窗」,促成他們認識的當然不是「搖一搖」,而是一個會議 場合——他是演講嘉賓,她是會場後勤人員,在電光火石般的 緣分面前,出身背景、文化教育、社會地位的天差地別,已完 全不在話下。有讀者問我,你筆下的張教授那麼儒雅、自律, 富於生活熱情,是真有其人嗎?

我只能說,在下筆之際,我的腦海裏浮現了另一個香港學 者L老師的形象,那是我十幾年前的同行,他經常獨自一人來深 圳書城買書,有時給我們送點資料,也給大家帶點小手信。有 一回我們還和L老師一起到江南參加一個學術會議。會後,我們 在合肥機場分別等候兩個航班回深圳,就在登機前的短時間 裏,他也沒閒着,拖着行李箱,自個兒到候機樓裏的書店轉 悠,那站立在書架前的背影真是太帥了。不能否認,筆下有機 緣,《過關》裏的張教授,一定是這位香港同行、長輩的另一 個呈現,從某種角度,「張教授」也糅合了我對香港人情世故 的理解。寫作期間,原計劃要到香港走一走,找找感覺,但未 能如願,可以說是L老師透過記憶秘道,暗中支持了我。

支持我的還有香港年輕人阿森,阿森是我未曾謀面的老 鄉,每天都能在朋友圈看到他分享在香港勤勉工作、快樂生活 的信息,因《過關》要寫到深圳一位湘菜老闆,夢想把湘菜做 到香港去,但是,對香港的餐飲開辦條件,內地餐館在港的經 營狀況,我知之不多,求助於阿森。我想,只有年輕人,才能 提供最前沿的餐飲資訊。阿森不厭其煩地給我介紹政策,以及 他所了解的川菜湘菜在港受歡迎情況,還把他吃過的餐廳推薦 給我,這些資訊對我太重要了,至少避免了「外行|之嫌。

《過關》講述的是一個美好的深港故事,有讀者說,小說 裏的香港人物、香港街區、香港風情都很真實,不熟悉的人是 寫不出來的。感謝讀者認可,但所描述與現實環境未必毫釐不 差,我參照的只是我內心的「香港地圖」,它是動態的,有情 感,有溫度,有味道的香港,因為,我熟悉的親人朋友,我小 說裏的人物,都在其間流動,交融。



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深圳市寶安區 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 出版長篇小說《銀質青春》《大山 裏的活木偶》《過關》等。